



北国风

历史研究

母亲的旧顶针

□冯前明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母亲在哈尔滨市南岗邮局投递班分拣员。那时，挂信、平信需用手推车搬运，一部手推车，装满五六十袋信件，就像一座小山。母亲握紧车把，半袋斜勒在身前，弓下身去，用全力往前拉。跟在后面推着车的，常常是位男同事。时间久了，工友们们都称母亲是“驾辕的”。

母亲掌握“左手分拣法”，也就是右手拿信、左手分拣，把信向左捻成扇面形，能分一、看二、眼观三，提高分拣效率。这种“左手分拣法”的创造者、当年的全国群英会主席团成员李荣，经常来到投递班，向母亲传授技术。李荣叫着母亲的名字：“连生，你这个徒弟，我认定了！”她用温厚的手掌抚摸我的头顶。

母亲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，而奖励给先进生产者的工资，母亲几次让给别人。南岗邮局党支部要培养母亲入党，母亲却说：“跟李荣师傅比起来，我差了十万八千里！”

早年，父亲下放到柳河“五七”干校，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上下班，这样的日子，坚持了好多年。

母亲退休的前几年，调到和兴邮局，负责营业室服务台的工作。服务台到底干些啥，我不清楚，只记得母亲有个“百宝箱”，里面装着缝针、白线条、黑线条，还有一枚银色的旧顶针。和兴邮局附近高校多、学生多，母亲给学生们缝包、缝扣子、缝补丁。“邮局的李阿姨”像冬天里的一抹绿色，温暖着孩子们的心。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堤，在母亲的工作日志上写下一行字：“李师傅人间送小温！”母亲曾拿给我看，还说陈堤可是个大作家。后来知道，陈教授是大作家肖军的挚友，肖红研究的专家。母亲退休后，这本工作日志，不知流落到何方。

母亲还积攒了一些旧纸箱、小木匣、棉纱，随时帮助用户安全、方便地邮寄包裹。和兴交通岗亭的年轻人交警，冬天常到和兴邮局暖和一会儿。母亲给他端来开水，他的白袖套撕开了，母亲帮他缝上。母亲还给年轻交警和某位漂亮的女营业员当起了月老，可惜“绿衣天使”攀上了高枝，飞走了。



做针线活的母亲。

其实母亲使用针线的手指不那么灵活了，家里的缝缝补补，她得戴上老花镜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两次、三次，才能把针和线穿好。母亲自然不能绣花式地补洞，但母亲缝补的线脚，均匀而又细密，结结实实。

其实在邮政系统，像母亲一样，默默无闻地奉献在岗位上的邮政女工，一直都在。

近两年，我与漠河北极村的营业员们有所接触。在极端气温可达零下53摄氏度的祖国最北端，她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微笑服务，默默送暖。这微火温暖着劳动的人、戍边的人和找北的人。北极村的人情美、人性美、自然美，在女性的温柔和执着中，不断地敞亮和拓展出来。

这微火点亮了比自己更亮的灯。北极村邮局的姐妹们，不回避眼泪、痛苦、愧疚，展示给人们的，却是照亮生活、温暖生活的最好一面。是小地方又不是小地方，北极村邮局已成为黑龙江邮政的“精神地标”。

这把火燃成了一束光，与历史相承，穿越时空化为冰城的火树银花，摇曳于50万平方公里的龙江大地，也将融入天安门广场的辉煌灯火吧！

有人说，极北的春天，是一点一点化出来的。还有人说，春雪融入潮湿的黑土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
母亲去世已有三年，她用过的那枚旧顶针，无意中留存了下来。今观此物，还隐约可见母亲坐在服务台前，戴着老花镜，一针一线，为孩子们缝包、缝扣子、缝补丁……



扫描
关注

□董云平

黑龙江省博物馆里的“国宝”铜镜——金代山水人物故事镜，1975年从我省绥棱县境内的一座金代贵族墓葬中发掘出土，被认定为一级文物，现已成为黑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。近年来，作为我省文物宝库中一颗耀眼的“明星”，它曾亮相于首都博物馆、扬州市博物馆等博物馆，受到业界的关注。

展女真风尚 映金代繁华



艺人张

□夏雨



金代山水人物故事镜。

映了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借鉴。

鱼跃春耕图呈现诗情画意

异军突起自成一派的金铜镜

这面铜镜堪称“国宝”，不是水墨画，却散发着水墨画般的诗情画意；不是浮雕，却呈现着浮雕般的生动质感；不是写实佳作，却流淌着写实佳作的美妙叙事。

它照人的一面光亮、细腻，银灰色，很精致。但，最美景致却现于镜背。直径36厘米的空间，以钮为中心分为上下两部分。上部描绘的是一幅以山水树木田园为背景的人物故事画：画面右侧矗立着缀有小树的两座重叠石山。山脚下的一位农夫，正手执长柄锄头，弯腰弓背地忙碌耕作着；画面左侧，从镜沿向上延伸出一棵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，树下有两位头戴幞头、身着长袍束带的官人。着左偏襟宽袖官服的胡须长者，似乎正指着田间植物对穿领宽袖官服的少者说教。据史书记载，每年的正月元日，皇帝都会与众大臣拿着农具到田间耕作，象征新的一年从农事开始。皇帝亲自下地耕作，各级官员更是不敢懈怠，他们与农民一起在田间劳作。铜镜上的图案表现的正是金代官员指导春耕时的场景，它还表达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寓意。

下半部分的图案与上半部分相得益彰，相映成趣：一对游弋的鲤鱼正在波浪起伏的河水中相互追逐、嬉戏，它们张嘴鼓腮，展鳍摆尾，掀起朵朵浪花，巧妙地从水中露出头与尾，生动而活泼。双鱼图案是金代铜镜中常见的图案，究其原因，或许早期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，因而视鲤鱼为祥瑞之物，又或许鱼纹与“鲤鱼跳龙门”相关，反映了金人祈求人仕为官的心理。专家说，这面铜镜与金代统治者提倡民族文化与农耕技术有着直接的关系，反映了金代统治者重视农耕的时代背景，反咉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新颖奇特的构图，要归功于当时的能工巧匠。他们大胆采用了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，使得构图虽然复杂，但满而不塞，布局合理，使人物和景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，由此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画面。正如画面所呈现的一般，既展现了女真族的民族特色，又彰显了女真人的高水平制作工艺。

铜镜，与青铜器相伴而生，风靡于春秋战国、两汉、隋唐、宋元辽各个时期，且每一时期特色鲜明。当流转于金王朝之时，铜镜则兼具汉、唐、宋三代特点，并极富民族特色。

据省博物馆专家介绍，这面山水人物故事镜诞生于“世宗盛世”，并成为集大成者。

端庄厚重，构图新颖，制作精良，工艺精湛。不论是镜背浮雕图案，还是镜面外度色泽，都已达到了中原地区同一时期、同一生产领域的较高的技术水平。在某些铸造工艺方面，也非宋代可比。不仅继承了唐宋镜的风格，也具有自己民族特色。

尤其镜背主题纹饰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点，折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尚。

值得一看的是，新颖奇特的构图，要归功于当时的能工巧匠。他们大胆采用了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，使得构图虽然复杂，但满而不塞，布局合理，使人物和景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，由此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画面。正如画面所呈现的一般，既展现了女真族的民族特色，又彰显了女真人的高水平制作工艺。

铜镜，与青铜器相伴而生，风靡于春秋战国、两汉、隋唐、宋元辽各个时期，且每一时期特色鲜明。当流转于金王朝之时，铜镜则兼具汉、唐、宋三代特点，并极富民族特色。

据省博物馆专家介绍，这面山水人物故事镜诞生于“世宗盛世”，并成为